

論語大全

十九二十

					漢書門
			四	九	
		四	四	七	
二	三	〇	七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四	漢
七	九	書
函	架	
六	二	
架	册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947
册數	22	(15)
函號	277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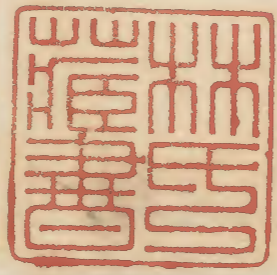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淺草文庫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齊

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一章子夏十章子游一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曰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於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士也最後二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深而行道之切矣蓋孔門

論語大全 卷之十九

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之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一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顏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凡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以身之大節一有不_レ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朱子曰致命猶送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突之太決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決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末稍一句○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拘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

乏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饒氏曰。子夏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揀許多難底說。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有焉。於

虔反。凶。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眾德。而子然固

足。有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終始怠終。終亦必凶而已矣。

焉能為有。凶。猶言不足為輕重。**朱子曰**。弘是廣大之

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

則是惟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

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

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

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

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

非福心狹量質薄弱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

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緇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雙峰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爲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爲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世和

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入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初學太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太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乏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

不可者拒之則傷。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道則不
 寬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
 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
 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大逆。何所不容。則幾
 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于夏一
 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橫拒
 而不拒其交也不止。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
 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章皆有過高之
 病。下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
 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
 篤為高。故有焉。能為有亾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
 太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入之言。則其於
 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
 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為也

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楊氏曰

百家衆

技猶耳自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

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
 耳自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

君子不為也。

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

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
 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
 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
 ○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

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

失。程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

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以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爲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謂好學。○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先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時言朱子有云：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不長在此。

做工夫如何會到三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其庶幾乎。○雲峰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

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盪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于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

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有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失操存涵養之効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與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

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辨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

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程子謂徹上徹下

底道理宋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淺說淺

說都效此。○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辟面盎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孰盡發，以示人矣。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

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

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

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已之事。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

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

推類去，愛物如道。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

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

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二

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或問此章以

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

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

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

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

則此四者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

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矣。**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

勞而無功。雙峰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汎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汎濫亦徒博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以成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

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重在居肆與學**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新安陳氏曰此重在成事與致道

愚按一說相須其義始備

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關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

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于夏本意。觀「一以字」可見。後說是發于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小人去聲是著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

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南軒張氏曰：有

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息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聽之也溫。視其言也厲。

論語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竝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

儼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

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

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

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

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

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

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

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可問厲只猶訓嚴而云

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

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

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

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入見其然以為三變

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通考勿軒熊氏曰聖

門之學自莊敬入○程氏復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

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二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矣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
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
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

以為厲已諫君而君以為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內惻怛屬愛木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且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且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宋氏公遷曰信以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彝之德而言為固有之信即其言動之間而言為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言為交孚之信三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

所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

道是可也。○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二分天下有其一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

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

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曰：善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節自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虧理，便成不闕，如何聽他出入。

得。○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朱子曰：大節既

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以小差為無害，則與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知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太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與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厚齋馬氏曰區丘城也別分也古者以園

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言君子之道非以

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

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上下文意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

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

者強而語之此三句又補聲御之足上下文意則是誣之而已君子

之道豈可如此若夫扶音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

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

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

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用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

矣何嘗如此備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

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

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上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有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程子曰。君子教人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

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

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四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峰胡氏曰。此第十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謹獨。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上

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秩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

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文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朱子曰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洒掃應對。亦有形

而上之理。○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曰。易中此語。與洒掃應對對。文曰凡物言。洒掃應對。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

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

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

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

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未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未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灑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峰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未，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未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辨也。**通考** **吳氏**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後三條乃伊川語。**又曰**：自灑掃應對本條上句以事言，下句以理言。**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問聖人事是甚麼樣子？**采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

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怠，從容自中耳。○**雲峰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通考** **吳氏**程曰：即此灑掃應對一節，能下學上達，斯造一節之極，非以聖人全體。**愚按**：程子第十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 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采子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

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不問太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灑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自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木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為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

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始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聽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乏之理。○**雙峰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為本。灑掃應對為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灑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一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未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太小學滾作下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為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為本。事為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灑掃應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

義入神實不離乎灑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所由然爲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雲峰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寢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情，獨正要慎其微者，從念慮之微說，小學灑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有誤，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說小事，無人所

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石山金氏曰：程子此章發明聖賢間奧，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程氏復心曰：程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後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教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則實相表裏者可見。○黃氏紹曰：本末始終先後各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子游以灑掃應對爲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爲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爲不同。

○子夏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

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

仕與學理同而

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任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爲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爲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別也。學以爲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耳。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爲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任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若生。然仕而學則所以資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而不學

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以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潛室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爲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爲未

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也。○雲峰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諱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諱。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諱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徇己，盡人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為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卒之從政者為斗筭之人，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入所易忽者先言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

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

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略小物者，則宜

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

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峰饒氏曰：

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專末忘本，姑為之抑揚。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峰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

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

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

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問人皆不與其

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

以為仁矣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

愚之類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矣○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

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為足以至

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德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新安陳氏曰真情乃

愛親之心天理所發見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於

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

音鳥○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

不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

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

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

下則望能之推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其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

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

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

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

近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

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

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

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

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曾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

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病同

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病不能守而改之莊子及獨

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

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

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辛

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

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

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

○雙峰饒氏曰天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為孝

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

○雲峰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

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

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

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

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繫，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淡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一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

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

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

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惡名也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且累

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于雙峰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疎其意在下兩句厚

齊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縊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

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

德愈光焉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

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峰饒氏曰

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

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

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

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

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朱子曰文武之

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心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能不師然則能無不學

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長弘郊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峰饒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生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太全集列聖之歟大成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各州仇

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本

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敏勳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權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室牆賜之牆也及有

窺見室家之好

牆甲室淺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室之

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

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寡乎

此夫子指武叔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

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

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

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

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

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
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
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
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
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
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
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
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在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太臯曰陵日月喻

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喻如宮牆

日月之喻者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
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
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為自絕於日
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土之生物未嘗
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
化土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
於聖人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量

也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
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
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每
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

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警之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泰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泰。謂為恭敬。推此雷。遂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息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息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

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變時雍。書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變惡為善也。時。是也。雍。

也。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

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邦家言德之用神速，立之道之緩之動之聖人

感之之妙。斯立斯行，斯來。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

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其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其鼓舞群動，提於桴鼓影響。新安倪氏曰：禮記士鼓

年右，援枹而鼓。枹，鼓槌。音浮。本作桴。漢書枹鼓之枹，

音桴。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浮。若音浮者，乃乘桴浮

海之浮。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益不

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

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

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來之，又

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踴躍遷善改

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僕志

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

做出便自無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

其効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

者是也。歟。○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

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入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淡則未茂感動之淺淡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峰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

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問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天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益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于

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
通考程氏復心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
又有以漢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
高遠學者宜熟
玩而後思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堯舜三王之
道二章為政三章學為君子。○黃氏四
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叙堯
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

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

之也宋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

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

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姓名見於

圖錄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

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

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

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

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

○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

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

中矣○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

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

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也

君之所為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

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
人之際而已○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
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
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平中庸
而不能替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
物而執其中不死殺○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
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
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堯
以天下與舜以專明禪受之義言咨爾舜一章以治
道相傳之統言○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與人
君之崇高富貴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形旬於虞書大

禹謨比此加詳。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本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太要却不出此。太要於此可見。○雲峰胡氏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祿亦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

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

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

國云至為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太

事斂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乘驪我兵也馬黑色曰驪牡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牡用百翰白色馬也周人尚赤大事簡閱也言桀有罪已斂用日出戎車乘驪牡用驪

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

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入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宋子曰簡閱也善與惡天皆知之如

天點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下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已自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已哉○雙峰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

海見形旬反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

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

本於此夔峰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十件事大賚是錫予晉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示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

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眾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朱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眾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

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未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此于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祗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錘直垂反也量去聲斗斛也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

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伯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

其容以子穀秬黍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法度禮樂制度皆自是也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

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禮記武

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

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宋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匹此聖人之大罰 雙峰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主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吝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處脩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與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與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

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峰

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蔡成武王一段事實

實則得衆信則民在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雲峰胡氏

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中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泛言之則曰實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

新安陳氏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

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

楊氏曰

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

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

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

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宋子曰此篇夫子

子類記於此此篇多闕文當各本其所出而解之

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

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為一章蓋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

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太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

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夔峰饒氏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雲峰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敘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專言治道相傳之統。餘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新安倪氏曰：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

當去聲讀而舊音丙。

張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入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亦不免於然擇可勞而勞之以使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乏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在入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及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寄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於故不以彼之衆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正也持身

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入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父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與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敬五美中之一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

司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

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
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
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
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
當封刻印刻印吾官忍弗能予忍弗能予通作卒以取敗亦其驗
也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
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
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
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嗾於金反惡烏故反
叱昌力反竹鴛反漢書作意鳥竹鴛千人皆廢然
不能在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

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效音同人有疾
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詔詔
也敝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朱子曰猶之均
乏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
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
之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
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
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
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却不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
○問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
說楊氏為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
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
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
嚴者欲其不犯乘粟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謹法以諭
之自上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
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揚曰非其義也下介

不以予入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乃足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為也。○勉齋黃氏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不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戒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吝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不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尊一屏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雙峰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二件是悠

緩之惡。○雲峰胡氏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

之以繼帝王之治。

天聲

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趙氏曰孔子論

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問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雲峰胡氏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一。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蓋惠未有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矣恐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論語大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

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朱子曰此與五十一知天命

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

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亦小利害。

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

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

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

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

常求其所以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所以徒喪所守

而爲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

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

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爲君

子。雲峰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爲難。

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

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爲也。欲

爲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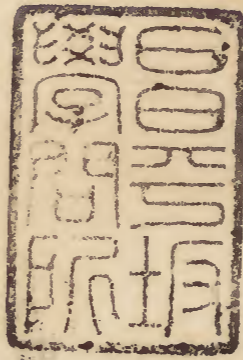
地位。此曰無以爲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雲峰胡氏曰集

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
五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
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

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未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終

